

于清泉

陈七外传



12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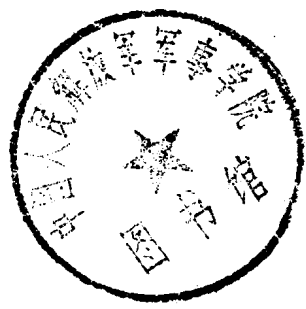
4



阮小七外传

于清泉 著

山东友谊书社编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67015

阮小七外传

于清泉 著

山东友谊书社编

◆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◆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125 印张 100 千字

1986 年 4 月第 1 版 198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200

书号 10099·1829 定价 0.85 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辞富贵英雄归故里 埋名姓阎罗做庶民	1
第 二 回	活阎罗结庐无影山 小李广葬身蓼儿洼	14
第 三 回	凤凰山张荣举义旗 汴梁城赵潭发大兵	26
第 四 回	抗渔税桂英除湖霸 拒官兵英雄劈赵潭	36
第 五 回	张敌万退走南阳湖 阮小七重上梁山泊	50
第 六 回	破济州壮士逢故友 让三山好汉释前仇	61
第 七 回	抗金兵初战获胜 杀皇亲祭奠英灵	71
第 八 回	叙恩仇安道全解难 建王府王大户升官	82

第 九 回	保家乡三寨聚大义 存祸心一人施小谋	92
第 十 回	阮小七率众蹈火海 安道全只身上官船	105
第十一回	斡离乎水泊揽胜 入云龙南湖借兵	114
第十二回	报冤仇渔民破强敌 倡义举天王惹祸端	128
第十三回	张敌万假意捐金 公孙胜真心助友	139
第十四回	虎头山血溅黑风洞 石碣湖义修英雄祠	149
后 记		159

第一回 辞富贵英雄归故里 埋名姓阎罗做庶民

词曰：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

这首词，乃是大宋朝东坡居士所作，流传下来，有口皆诵。你道为何传得后世，历久不衰？一者文词豪放，壮英雄之气，开拓一代诗风；二乃咏史怀古，寄志士幽情，抒发出深邃胸臆。譬如那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汉聚义，为施耐庵先生联缀成书，广播于世人，因此上凡读此书或闻此事者，皆欲一登梁山为快。及至登上梁山，指点胜景遗迹，领略湖光山色，联想英雄故事，顿觉心阔神旷，豪情激荡，却似自家也跃马挺枪，纵横沙场，成了杀富济贫的江湖好汉。真乃人生一大快事也！无怪乎石碣村阮茗老先生登上梁山，坐于黑风亭内石鼓之上，击桌而歌曰：

苍茫八百旧事多，慷慨悲昂尽可歌。

千载空洒英雄泪，谁代好汉受斧钺？

阮老先生歌罢，捻须东望当年水寨，唏嘘不已。你道这老者因何这般悲怆？这里头自有个道理。

却说当年宋公明接受招安之后，率领众家弟兄并那数万梁山儿郎兵南征北战，为大宋天子出尽水牛般力气，普天下皆晓得梁山泊威名。怎奈这将士有意，枪刀无情，征罢方腊回师，只剩得偏正将佐二十七员，数万精兵十损八九，端地是父不见子，弟不见兄，叫人好不惨然。兵行宿州界上，正逢那连绵秋雨。雨打征袍，泥溅马腿，军士一步三滑，叫苦不迭。宋公明只得传令，让众人权且安营下寨，屯住人马，待天晴了却再赶路。岂料这秋雨淅淅沥沥，不慢不紧，一下就是几天，老天不肯放晴。众兵士和大小头领无不心烦意躁，思绪如麻。因此上大营里一日三宴，众弟兄整日价借酒浇愁。水军头领阮小七更是日酌数斗，从大营回到船上还要再召集小头领们痛饮一番。正是：

千阵万战才回师，不堪俯首忆归时。

今日有酒今日醉，谁顾前程生与死！

这一日，雨住天晴，众英雄开怀畅饮一日。阮小七从大营回来，已是几分醉意。众多小头领都来帐中看视，只不见粮草船头领王刚。差人各处去寻，一地里只是不见。阮小七焦躁起来，叫传那粮草船上的小校前来回话。却听得岸上一片乱嚷声。直趋出帐外看时，乃是监军大人深夜来访，灯笼火把映得通红。阮小七记起军师吴学究吩咐的礼数，慌忙整整衣衫抱拳恭立，将监军迎进帐内。那监军并不理会，气乎乎

地直来大帐上坐了，十几个虞候横眉竖眼地排在两边。阮小七摸不清头脑，心中好生诧异，只得耐了性子，垂手于下边站住。只见那监军将眼前众人扫视一遭，开言道：“阮将军，你那粮草船上头领王刚哪里去了？”阮小七见问及此事，才稍稍放下心来，上前一步禀道：“好教大人得知，我这里正寻他不见。”那监军闻听此言，虎地站起，变了脸色，拍案喝道：“呔！你这人好没分晓。明明是王刚那厮贼心未改，反叛脱逃，你却装聋做哑，胡弄本官。岂有磕头弟兄不知底细的道理？你须不曾忘帮源洞前犯下的弥天大罪，本官担着血海般干系为你保奏出脱，方得无事，哪点亏负了你？今日之事却万万宽恕不得。你若是将那反贼捉拿归案，倒还罢了，若不把反贼捉来交出，哼，看你这贼骨头能吃得过几百限杖！”说罢，怒冲冲只顾去了。只撇下阮小七等人呆呆地立在帐下，瞪着眼半晌做声不得。

早知这监军收买安插了许多人在队伍里做眼，专一打探义军头领的动静，却不料音讯走漏得这般飞快，直教人处处提防不得。待要发作起来，便违了宋公明“凡事务必忍让、不得逞凶争执”的将令；若依那监军的屁话，眼见得这王刚溜号是实了，叫阮小七哪里去寻？正自为难，却见宋江等人得了消息，急里慌张地赶来，一片声跌足埋怨道：“兄弟，我早是说什么来，你却全不放在心上，累次做将出来，只害得我一周遭跟着赔不是。只今日端地如何是好？那监军立催着只是要人。”吴用劝道：“哥哥休生如此烦恼。事到这步田地，却也是只顾埋怨不得。七兄弟又不能将那王刚拴到自家腰间

带着，谁能够长保得无事？眼见得官家日益挑剔，我等只是吩咐弟兄们各自小心提备便了。然则今日之事，亦不可使外人抓了把柄。回头速派个口齿伶俐的弟兄，先去京里，对宿太尉说知备细，叫那班奸佞之人无隙借题陷害。这里却让七兄弟带了人，胡乱去各处寻找一番，把样子做与那监军看过，却再理会。”阮小七碍了军师面皮，自然无话，只得点起数十个火把，分几路带了人去远近追赶。正是：

早知今日受制苦，何如当初据山寨？

虎入深山龙归海，摇头摆尾谁再来。

千古义气说英雄，只施恩泽不遗害。

当下阮小七带了三、五十个亲信弟兄，沿大路向北迤迤赶去。一路走，一路思量，把那王刚的名字千百遍念叨，却是恨他怨他，想他盼他，又不愿看见他。自肚里寻思道：好你个王刚，俺与你兄弟一场，你却全无半点情分，背了俺私自逃去，是何道理？尽管是公明哥哥不喜欢你，却还有俺挡着，你怕怎地？虽则你粮草船队里，几个人卷了若干饷银而去，俺又不曾说你一句半句，你这般走却不坏了弟兄们的义气？这是恨他怨他。转念又寻思道，王家弟兄千百般不是，咱阮小七也须忍让才是，半点也不应放在心里。自从他投到军中，大小战阵，哪一阵不是拚死向前，何曾皱过一次眉头？杭州城一战，要不是王刚舍命接应，如何透得出重围？这几个月成百上千的弟兄溜号，皆因官兵累累相逼，全不把有功之人放在眼里，冷了弟兄们的心。这如何怪得众人，又如何怪得王刚？只是这一去，弟兄们天南水北，却是难得相会，你

回去又无妻室，又不曾卷走些银两，却到何处安身？天可怜见，你不曾真走，还会转来，还是我们弟兄在一处，你顾着我，我顾着你，遇事也好有个算计。这是想他盼他。可阮小七呀，你好糊涂，他王刚此一去还能回得来么？你不见昨天抓回来的两个小校，尽被当众砍了脑袋，连众头领都不敢求情，你盼他回来岂不是加害于他，害了你的恩人和兄弟？来日还有甚面目去见石碣村父老？王刚是个极正直的汉子，武艺高强人缘好，哪里不混碗饭吃？却强似受这份官家的鸟气。天可怜见，让他远走高飞，走得越快越好，切莫躲在这里。这些都是阮小七的肺腑之言，其实未曾出口。心中有事，连胯下的白龙马也不愿快走。看看到了三岔路口，阮小七料那王刚定是拣山僻小路苇密草深之处行走，便狠加一鞭冲上大道，喝教众人：“只管快追，休使走脱！”

约莫也赶了三、五十里远近，看看火把都熄灭了，东方却早捧出那一轮明月来。众人情知并无追处，只得作罢。阮小七松一回气，心中自忖道：“惭愧，幸喜没撞上。如若路上拿住，却是怎地救得他下？如今眼见是不妨事了，就是官司打到皇帝老儿面前，也大不了是个管束不严的罪过，吃甚么紧？”遂让众人就山边歇息了一回，仍踏来时大道，往回便走。

不上一个时辰，前边发起喊来。却是王刚拦路冲出，将一个血糊糊人头直掷到阮小七马前。众人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一个个面面厮觑，全都动弹不得。只听王刚叫道：“窝憋这许多时日，方才出了这口鸟气！”阮小七跳下马来，一把扯住

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何不远走高飞，却撞到这里来？”王刚哈哈大笑道：“你道我要走哪里去？几十个兄弟被砍掉脑袋，便作罢了不成？你忍得，我可忍不得。白日里我便混进大营，躲到那厮床下。听那厮恶狠狠地要派人捉我，心里好笑，只是不得下手，直到夜半更深方才如愿。却待一溜烟走去，只不曾见你一面，谁想却撞在这里。哥哥，你便去哪里捉我？”众人闻听此言，一齐细看那地上，不是别个，正是平日里吹胡子瞪眼的监军大人首级。

阮小七猛个丁地清醒过来，虎地变了脸，喝教众人：“还不与我拿下！”众亲兵一楞，看看阮小七真个喝教拿人，只得一拥而上，将王刚捉住。那王刚见此情景，长叹一声道：“事到这步田地，尚且执迷不悟。罢罢罢，虽是今日一死，也吃我杀得痛快！”阮小七见那天上阴云遮了月光，近处又只是几棵杨树，便吩咐道：“休听他胡说！今日里若不是我用言语将他稳住，如何这般轻松地擒得这条大虫？且将他绑在路边大树上，你们众人各自上山去寻了柏枝来，扎起火把，好生押了，回去发落。”众人闻令，都爬上坡去。

阮小七左右张过，方才托地跳将过来，一刀砍断绳索道：“兄弟，你今日闯下大祸，哪里还容得住？只好再去梁山泊里谋生，使官府没得捉处。”王刚道：“我也自这般寻思。只怕连累于你，索兴将那监军左右人等，乘醉里一发都砍了个净光，从今后再无人算计我们弟兄。哥哥，你且忍耐几时，兴许能盼到个富贵。”阮小七催促道：“休只顾说话，快骑了马走。却是后会有期！”那王刚满眼含泪，扑通跪到地上磕

个响头，便爬将起来，跳上马背，狠抽一鞭，飞也似只顾去了。这边阮小七见众人陆续点起火把下山，才叫起撞天屈来。众人见了，都埋怨道：“都是捆得不牢，吃他挣断走了去，害得七爷丢了坐骑。若说出来，跑脱这等要犯，大家都休想活命。眼下索性做一处商量，只当没撞见罢了。”

众人一路无话。回到兵营，已是平明时分，只见满营内沸沸扬扬价讲说，道是监军帐中一十四名男女，尽皆身首异处。宋公明正于大营中会齐众头领议事。阮小七来参见了，只是肚里冷笑。今夜里案子没头没脑，谁还顾得细问追逐王刚之事。随军大将赵谭却与监军世仇，此刻正中下怀，一地里冷眼旁观，不肯多事。只慌了宋公明等一班梁山泊头领。宋公明只顾将众人埋怨，吴学究蹙了眉踱来踱去，众弟兄一个个说长道短，争论不休。正是：

有心盼福福不降，无意惹祸祸自来。

惨淡经营数年苦，一朝化为过眼云。

正没道理处，忽听外面传禀：“圣旨到——”直把个宋江唬得魂魄出窍，仰面倒地，半晌方救得醒转。当下二头领卢俊义与那吴用等人将圣旨迎进帐中，焚香开读了，才知是赵谭上书告发监军克扣粮饷、扰散军心以及昔日诸项丑事，因此龙颜大怒，教将那监军押回京里问罪。又云宿太尉奏上宋江等人军功，皇上恩准，待还京之日皆有擢升。众头领这才放下心来。监军已得报应，无法深究，待回京奏过再议。来人又讲了太尉许多好处，头领们感恩不尽。眼见得富贵就到，俱各欢喜，当日吃得大醉方才罢休。

阮小七回到自家帐中，一者身子劳乏，二乃吃得醉饱，未及饮尽一杯热茶，便感到神志恍惚，睡意朦胧，不由伏案昏沉。须臾，便见帐内卷起一股阴风，冷凄凄将灯烛都吹熄了。阴风里，飘忽忽，蹒跚跚，两个人直来到案前立定，却正是那阮小二、阮小五二位兄长。阮小七跳将起来，叫道：“哥哥一向却在哪儿？教兄弟各处寻不见？”恰待迎上前去，那二人却不见了踪影。阮小七这才记起二人俱在乌龙岭战死，定是有甚冤屈之事，来教我知道，却又惧怕我阳气太盛，以是不敢近前讲说，便急忙坐下，敛神祝告道：“哥哥阴魂在上，小七连日多事，不曾祭得周全，一应冤屈之事亦未及查勘备细。望哥哥再现金身，将事体指点明白，好教小七知道。若有为难之事，纵然千凶万险，刀山斧丛，兄弟也全能为得，不惧半分。”正说未了，小二、小五又现于案前，开言道：“七郎，我哪里有甚冤屈？自从跟了吴教授起事，事事遂心，谁敢给半点气受？就是归顺官军，也为了弟兄们义气情分，自然没甚话说。乌龙岭归天后，阎罗念我弟兄忠直好义，已自委为山西城隍巡检使，只今日便去上任。无奈千里迢迢，难能庇佑于你，如何放心得下？兄弟，我等念老爹下世得早，平日里不敢让你有半点委屈，今日却顾不得许多。常言道，功成身退方自保。你不见那李俊等人早溜了去？如今天下奸臣当道，容不得我们弟兄。且莫看用着我们时甜言蜜语，百般亲热，只等拉完磨便好杀驴。人间纵有万千富贵，如何肯留半分给我们打渔人！眼下战事已了，也对得起宋公明和吴教授，只就此洗手去休，莫再迟疑。”二人说罢，回身便

走。阮小七急忙叫道：“哥哥慢走，待俺相送一程。”那小二回身道：“记住我的言语，趁早脱身，何须啰唆！”说罢用手一推，将那阮小七跌在地上，只顾去休，哪里还见踪影。阮小七猛然醒来，唬得一身冷汗，乃是南柯一梦。看那案上巨烛亦不知何时已灭，从窗里却照进一片青白的月光来，将婆娑树影印在眼前地上。

正所谓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梦中情景直触着阮小七心思，使他再无半点睡意。阮小七披衣出帐，到得岸边，但见风声瑟瑟，月色青青。风瑟瑟，风吹芦尖冷；月青青，月浸江水寒。岸边枯荻摇不定，江中破船依秃山。想当初一十二位水军头领，到如今只闪得形只影单。想到此处，英雄心凉骨冷，一片死灰。虽然是班师凯旋，也难见成甚正果，柴大官人恁般金枝玉叶，见成的誓书铁券在家里，不也是陷在高唐州大牢里脱几层皮？我等弟兄些须功劳抵得甚么，还是依了我哥哥的言语，趁早走去，免得吃人算计，惹江湖上好汉耻笑。当下主意打定，回帐中收拾些细软，胡乱缠在腰里。却待告诉众人，又怕生出许多事非，只得悄悄地解了一条小船，摇到对岸。上得岸边，换上八搭麻鞋，勒紧腿缚护膝，系好搭膊，荷叶样的白毡帽掀到脑后，提了朴刀，大步朝西北走去。

且说阮小七撞出牢笼一般，急急慌慌，于路上免不得夜宿晓行，饥餐渴饮，也行了十数个日夜。到得梁山泊附近，却好夕阳西下，家家炊烟。阮小七自认得这个去处，乃是汶上县西第一的繁华所在。你道是因何繁华？只因梁山泊东南

有一金线岭高地，恰如一条黄龙从汶上城蜿蜒而来，将龙头伸进这梁山泊里，与虎头崖遥遥相望。就在这龙头上座落个小小渔村，水陆都甚是便利。虽只有五、七十户人家，却因那湖中船上尽将些鲜鱼嫩藕来卖，汶上县城里的人也乐得多走几步路，到这里来讨个便宜，因此上整日价你来我往，就如集市一般。为首大户姓王，远近人叫个顺嘴，便称作王家集。这王家集地近梁山泊，自从王伦上山，地痞恶霸便不敢胡作妄为，官府差役亦不敢来此科敛；因此上众百姓安居乐业，又无甚捐税，如何不得繁华？话休烦叙。只说这阮小七仗着这一带人生，二者又改过装束，因此上不怕有人识得，自去村边酒店里拣副临湖的坐头，倚了朴刀，放下行李。小二哥过来道过辛苦，抹了桌子，问道：“客官想是单人路过，住在小人店里却是最好，这里自有干净的单身上房伺候。小人自将酒饭送到房里去？”阮小七道：“如此最好。只是在这里吃了酒歇息。你店里可有甚下口？”小二哥应道：“却才宰得一头黄牛，花糕也似好肥肉。”阮小七道：“切五斤来却再理会！”店小二转去一时，便来铺下四盘菜蔬，一大碗酒，就将五斤牛肉切一大盘端过。阮小七走得饥渴，先自将那大块的牛肉吃了一回，却再慢慢地喝酒，看那湖中高山。梁山上虎头峰，烟笼雾罩，峥嵘巍峨，却还是那般威风。虎头之下的山湾里，便是我当年水寨，不知却成了何等模样！阮小七恨不能插翅飞过湖面，抱住那虎脖子擂上几拳。好个梁山泊，咱老七又回来也！想到此处，猛地一愣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寻思道：“如今回乡，使不得旧时性子，且莫再做将出来。明

日回石碣村，只是打渔便了。”自肚里寻思着，呷一口酒，使劲咽下肚去。店小二见此情景，只道是嫌酒不好，忙陪罪道：“客官想是老出门的，深知这酒里的色道。我这酒往日里却不似这般淡薄。皆因这几年换水，以此变了滋味。”阮小七道：“却又作怪，你因何不将那好水来用？”店小二四下里张望一遭，走过来低声说道：“客官定是不知。自从山上灯灭，这王家集就乱将起来。王大户自将那口古井占了，谁敢再去汲一桶半桶？众人只得将这湖中水胡乱用过。今日把与客官的，便是真正的瓮头清，也只是没味道。嘘，却是山东地邪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那不是，正坐在船头上朝这边码头驶来。”店小二说着将酒碗换过，急急地走入里面去。

王大户船到码头，跳上岸来。阮小七看那人时，只见五短身材，紫黑面皮，却是膀阔腰圆，一身凶煞气象。背后自有三、五个庄客模样的人从船里拖上个哭哭啼啼的妇人，一齐都走过酒店前，直往街里去。阮小七三、五次伸手去摸那朴刀，都忍住了，自把头低下，默默地吃酒。却好进来一个老者，和阮小七对面坐下，直把眼来打量，说道：“客官从哪里来？敢问高姓大名？”阮小七已自小心，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却在济州城南乡里住，常来此间货卖。先生敢是眼熟？”老者自用手背揉揉眼睛，道：“眼昏花了，哪里认得。只是说话。”店小二出来道：“这是我家老主人，最好与客官说话。老丈，你还是到后面去罢！”自将老者扶到后面去。阮小七又吃了一回，去房里早早睡下，哪里还敢出门。次日起

个五更，急匆匆离了王家集，大宽转从东路投石碣村来。

晌午时分，便望见石碣三村。远远望去，满目残垣断壁，枯茅败苇，一片荒凉景象，并无多少渔船来往。阮小七好生诧异，哪里敢贸然进去？且在远处的苇蒲丛里躲了一时，看看傍晚，才从村后绕过，去寻自家庄院。却是那梁山泊好汉进京之时，许多头领把家眷遣回乡里去，为的是留个退路。那时节山寨里多的是银两，因此上各家都建造了好个庄院，过了几天欢乐日子。阮氏三雄自也将妻小送到石碣村，就村西湖中土岗上造起自家庄院。这庄院向东与石碣村成犄角之势，向西向北却连着千万顷蒲苇，向南便是直去梁山泊的一带汪洋，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势。这且不表。单说阮小七来到石碣村打西一望，哪里还有庄院的踪影？急急地就岸边解只小船跳将上去，到得那土岗之上，但见破砖碎瓦，断柱焦梁，并无一个活人，心里倏地凉了半截，一阵凄酸涌上鼻孔眼眶。妻子老小眼见得是不济事了，如今却再投哪里去？正兀自徘徊，却见远远的苇丛里飘起缕缕炊烟，不禁一阵惊喜。阮小七急忙拨着苇丛寻去，曲曲折折地走了约摸有多半里远近，方才见得一个窝铺，晾张破渔网，断桩上拴条小船。一个后生自在那里架锅烧火，猛抬头见有人来，急顺手捞起板刀，剁断缆绳，将小船倏地倒划出丈来远近。只把个阮小七闪在水边，满眼含泪，呆呆地立住，进又不能，退又不是。正自为难，忽听背后大吼一声：“看枪！”却是一个腌臢汉子掂着条铁管枪，从窝铺里窜将出来，直朝阮小七后心刺去。有分